

HERE
TO STAY

新 是谁家
燕

STAY
FOR LOVE

帘重

著

下册



她无比真切地直面遗失的过去，
但内心深处某个角落，
仍是在志忑中期盼着，
那个人与她共同的未来。

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非外借

[下册]

HERE
TO STAY
新 是谁
STAY
FOR LOVE
燕 家

帘重——著

 青岛出版社
QINGDAO PUBLISHING HOUSE

Chapter 07

人间肠断曲

距F大几千公里外的洲头县，7月初，当红榜和报社记者纷纷上门，江子燕已经把这个消息瞒不下去。她绝望而清醒地等着又一顿暴烈鞭打。

出乎意料，楼月迪整个暑假都没有对江子燕动手，每日喜气洋洋地接待前来培养了“女学霸”的小燕餐厅用餐的顾客。

只是女儿临走的那个深夜，她举起了一个多月没碰的棍棒。

“妈妈。”江子燕突然在挨打过程中架住棍子。她的手掌形状随了父亲，洁白纤长但又比其他女孩子关节粗一些。

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江子燕已经很少管楼月迪叫妈妈了，等喘息了片刻，她专注地凝视着母亲近乎冷酷漠然的双眸，轻声问：“妈妈，你放我走吧，我以后会给你钱的，很多很多很多的钱。”

所有童年活得极度痛苦的孩子，都会冒出这个念头，如果父母之恩是债，如果父母是一种无法舍弃的原罪，那么以后要还多少钱，才能足够还完这恩情？

答案是，永远都不够。

楼月迪的答案更直接，她边哭边把江子燕的腿直接打成骨折，以至于江子燕大学的第一年都和拐杖为伍。

在兰羽告诉何绍礼他所完全不了解的江子燕时，因为过于急躁，所以她用词片面，但依旧很完整地概括了江子燕的本科生涯——鸡鸣狗盗，刷信用卡，整过容，连身份证都是假的。

江子燕在名牌大学的众多本科生里，也是商业头脑极强的女生。

因为骨折，她没有做任何家教和发传单之类的劳动力廉价的工作。最初她在一家知名跨国公司短暂实习，负责数据分析工作。她敏锐地看出了P2P购物的改革苗头，大胆地把第二学年的学费拖了半个月，用这笔钱去商城里做代购折扣的生意，再通过互联网邮寄至全国进行散卖，大学的学费居然翻倍地赚回来。

江子燕的第二份实习工作，是寒假里在洲头县公安局做系统更新维护。也是在那个时候，江燕决心把自己身份证上的名字，正式改为江子燕。全国新旧身份证当时正在逐步统一，洲头县的公安局依旧采取老旧的档案登记，并没有普及到全国联网系统。

谁也不知道江子燕是怎么做的，但江子燕的新旧两个身份证，在户籍资料库里都标注为“有效”，彼此可以独立使用。

她也于那个时候申请了两张信用卡，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小生意。

楼月迪在女儿读本科第二年下半学期，以小燕餐厅要开分店为由，没有再提供任何生活费。江子燕却已经可以自力更生，甚至会把自己的奖学金往家里寄。她性格深沉，没有把赚来的钱悉数寄回去，否则只会让楼月迪起疑心。

多余的钱怎么花？

除了每一分每一厘都为此刻和今后的自由埋单，江子燕频繁出入整形医院，做了当时全国最尖端的激光嫩肤和疤痕消除手术，并豪掷千金，购买大量昂贵的护肤品，补救自己满身的伤痕。

那些美容技术和产品起了不少效果，唯独腿上那几道极深的伤

疤，无论用什么办法都消除不得。

这么频繁地接受激光治疗，导致江子燕见光敏感，她习惯整日穿着黑色衣服遮盖——本科阶段的江子燕，就因为过于特立独行，名声极差。

兰羽找的私家侦探，把这一切打听得清清楚楚。

何绍礼此刻把这些往事说出来，有那么一秒，静林中有颀风，就仿佛他此刻压抑愤怒的心境。何绍礼这辈子鲜少恨过什么人，楼月迪确实是其中一个。

江子燕无声地听着，微微震惊，更多的是一股遗憾。

“这些事情，都是兰羽调查的？”

何绍礼沉默片刻：“你和她之间一直有梁子。”

江子燕淡淡笑了，明知故问：“是因为我俩当时都喜欢你？”

何绍礼望了她一眼，完全没有赧然：“应该有我的原因，但更多的是你捉住她作弊，还向教务处实名举报——不过，兰羽上大学也没写过几笔作业，她当时的作业都是我帮着写的。无论从哪方面，你应该对我生气。”

江子燕沉默了半晌，轻声说：“不，我生你们的气干什么，真的，我谁的气也不该生。”

母亲的阴影，也许是缠绕江子燕一辈子的噩梦，但失忆后的她得以全部幸免。

江子燕此刻只怔忡地想着，假如自己真像何绍礼说的那般有野心、有实力，手脚通天，耳目灵敏，早就自挣前程去了，为什么在关键时期恋爱？为什么非要倒追别人？为什么非要招惹这一对小佳人？难道自己就真是那么童年缺爱，心理阴暗到看不得世界上有情人终成眷属？

江子燕反思着自己的前半生，如同看着曾经的万年顽石沉入湖底，带着些说不清的烦躁和无奈。

何绍礼看着她的表情，轻声说：“子燕姐，你知道，你我现在在法律上是什么关系？”

江子燕只觉得疲惫又无趣，她淡淡说：“哦，我知道我们领了结婚证。但这完全是为了让何智尧合法生下来的权宜之计。如果你需要我为你和兰羽让路，我会答应。但是，儿子我绝对不会让步。”

何绍礼不睬她，望着自己的手，手指修长，握拳时骨节突出，充满男人特有的力量美感。他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你猜，你我两个人之间，谁曾结了两次婚？”

江子燕愣在当场。

何绍礼依旧没有看她，一字一字地说出隐藏在内心最大的秘密和矛盾：“江子燕，你和我领证前还结过一次婚。”

江子燕耳朵里嗡嗡发响，手脚发麻，最初听到自己充满黑暗绝望的童年，她也不过安而静地蹙眉，并不十分在状态，如今仿佛身在悬崖，措手不及。她压着惊怒，很镇定地说：“何绍礼，你疯啦！”

何绍礼笑了笑，眼中殊无笑意，他低头承认了：“刚知道我可能戴了绿帽子那会儿，有一点受不了。”

江子燕霍地站起来，目光雪亮，死死又严厉地瞪着他。她仔仔细细地打量何绍礼的表情，一根毫毛都没错过，随后就判断出他确实没有在骗自己。

仿佛被悬而未决的霹雳，击中了天灵盖，江子燕只觉得站着都发抖。如此天大的事情，他怎么不早告诉她？

到了大三下半学期，江子燕依旧没有任何求职的打算，也不打算“找”工作。

她从小在过于尖锐的敌意环境中长大，为了生存，已经伪装顺从了太久，根本不想再做好员工，更对稳定的公职不感兴趣。何况江子燕身上那股冲天野心和绝望阴冷，也不像是乡下地方走出的姑娘会有的。

那个年代的互联网行业依旧处在泡沫繁荣阶段，是虾是蟹赶上风

口，几乎靠着信息不对等赚得盆满钵满。当时的江子燕拒绝国际知名互联网公司的offer，准备先和几个大学同学开一个互联网外包公司。

但也就在那年，楼月迪去更新小燕餐厅的营业执照，等需要出示户口的时候，她发现女儿的户籍在几年前就被转移走。等楼月迪托人去派出所查档，发现“江燕”的婚姻状态居然是“离异”。

江子燕大学毕业后，就可以凭借高级人才吸引政策，把户口迁至到本市。但何绍礼看得很准，江子燕身上有隐藏得很深的小地方局限性，她坚强到知道什么对自己有利，却没有很多机会和时间去真正开阔眼界。

在以熟人社交为主的家乡洲头镇，任何芝麻大小的事都要“托人”，以至于江子燕隐隐担心“自己一个外乡人，万一在大城市里找不到关系，万一中间出了差错，万一落不了户怎么办，万一……失败了回去怎么办”。

与人才吸引政策相比，当时本市户口的监控更松，外地户籍嫁入本地，在六个月就可以迁入户口。当然还有一个办法，是买房。

江子燕就是对身份问题，有莫名的执念。她精明胆大，可也终究是一个涉世不算太深的乡下女孩，更或者，她内心深处敬畏的东西，已经被楼月迪彻底地阉割干净。江子燕的新名字中间，是个“子”，江子燕自己选的。子不语怪力乱神，当自己从小就活在地狱当中，懂得哭诉没有用处，也不过是内心越难过就越维持沉默罢了。

家乡这个词，从小到大带给江子燕的只是巨大的幻灭感，那种灭顶的疼痛，能逼着她付出一切代价去避免万一。

江子燕为求百分之百的稳妥，大四开始就从容地到黑市找了婚姻黑户中介。她准备以“江燕”的身份结婚，只等到时候落户、离婚，处理完毕再回家乡注销一个身份证。到时候，人们知道“江子燕”属于本市户籍，并不能查到她的婚史。而等毕业后注册法人，她也能堂堂正正地以此资格，在本城申请为扶持减税高科技企业。

她自认巧妙地利用这个漏洞，但百密一疏。

楼月迪连夜坐飞机赶来，冲进教室，当着老师和同学的面，狠狠

地扇了坐在最前排的江子燕一个响亮的耳光，以向学校告发真相为由逼着女儿毕业后回洲头县，应聘成为一名幼儿园老师。

创业的事情自然不了了之，江子燕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出现，更没有和本科的任何同学联系。

女儿结婚这件事，同样给予楼月迪无与伦比的打击。小燕餐厅温婉的老板娘从那时候起，苍老不少，开始酗酒，和餐馆里一个年轻厨子不清不白。对方满脸青春痘，好赌，喜欢斜着眼看人。楼月迪甚至还为那个厨子买了辆代步车，不过，车主的名字掩耳盗铃地写的是江子燕。

“小燕你看，妈妈对你多好，这种时候还想起你。”楼月迪温柔地说，她的情绪只有喝了酒才会稳定，“这车先给他开，等燕儿你以后会开车了，再留给你。”

江子燕在酒气熏天中维持沉默。她已经发现，自己大学时期寄回家的全部奖学金和钱，连带着餐馆大部分的收入，都被楼月迪直接转手送给厨子去打麻将。楼月迪其实真的不在乎钱，也不在乎女儿的前途，她好像只想拉着什么人，坐上那条在黑暗湖水里逐渐下沉的人生大船。

楼月迪扣着江子燕的所有证件，不喝酒的时候会流泪叹息，甚至忙活着为女儿相亲，想让“二手货”女儿赶紧在本地嫁人找个“接盘货”，但楼月迪喝醉的大部分时间，则又对江子燕开始熟悉的毒打。

母女之间那薄如冰的温情越消磨消失得越快，最后只剩下楼月迪嘴里机械的“欠债”“赚钱”“还钱”，以及江子燕回报的永无止境的沉默隐忍。

江子燕在家帮着母亲打理了半年餐馆，她又考上了和F大同市齐名的U大研究生。当研究生开学一周，江子燕把本科赚来的所有私房钱都留给母亲，从厨子那里取了旧身份证，再次毅然决然地逃出家门。

江子燕重新回到这个城市，是在一个夜晚，她独自站在火车站，外面下着倾盆大雨，江子燕坐错了三辆公交车，辗转徒步到校园，仿

佛这里有什么宿命在等待。

何绍礼还记得他有一次看到江子燕，是在U大的体育场。

兰羽爱出风头，很活泼地报了个十佳歌手的竞赛。他被学生会拉上去和其他大一新生做搬矿泉水箱的苦力，高高地站在台上，透过帷幕，能清晰地看到下面所有观众。

演出没开始之前，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他，但目光所及，前排一直有个长发女生，穿着土气的桃粉色毛衣，正静静地站着等人，像一只孤独的残疾左手，死不回头，只留背影。

何绍礼每次想到这里，他都会闪电般想到，江子燕那会儿就已经成为别人名义上的“妻子”。他内心那股黑暗的嫉妒仇恨，至今都如困在琥珀里的天牛虫不得伸展。

夜已经深了，何智尧已经睡着，他的父母在外面窃窃私语般说着话。

何绍礼除了面色铁青，其他还好，目光依旧温和。江子燕则在仔细看完自己的户籍后，如同遭受当头一棒。

当年她出国的手续，都是由何绍礼代办，她甚至从没想起查看。但即使自诩心志坚定，她依旧不想相信如此大型魔幻的故事会在自己身上上演。

江子燕喃喃说：“我就为了个户口和陌生人结婚了？我当时究竟怎么想的……”

何绍礼笑得有些疹人，他曾经也用原话质问过她。江子燕当时的表情镇定又绝望，她面无表情地回答，他不懂，他绝不、绝不、绝不，不懂她曾经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。

江子燕后来失忆，何绍礼不顾家庭的坚决反对和何穆阳的咆哮，仓促地和她领完结婚证。

两人登记签字的时候，民政局大厅顶上的灯光落在她的纤细睫毛上，留下凉薄的影子。他当时探身过去，轻轻握了一下她的手：“我

会给你你想要的一切。”

江子燕连挣扎的意图都没有，哈欠连天，又靠在轮椅的垫子中沉沉睡着了，表情是毫无顾虑的轻松和无所谓。

回到医院，当何绍礼和医生交谈完她的近况，他疲倦地准备走进病房前，听到病房里江子燕对着护工柔声说：“您信吗？我真的不在乎这孩子的爸爸是谁。不管他是小偷还是国王，对我都没差别，我都没有兴趣知道。”

江子燕还在创伤恢复期，口齿有点含糊不清，会把“不在乎”说成“bo在乎”，“国王”说成“bo王”。

何绍礼站定不动，护工尴尬地说：“孩子总需要爸爸呀。”

“如果孩子以后问我，为什么会想生下他，我就会回答他，我生你是为了创造美好记忆。我生了你，我的所有过去就只有你，我的过去就是完美无缺的。我不需要恢复记忆，我有我的宝宝就够啦。”

好吧，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何绍礼靠在门外的墙壁上，他安慰自己，江子燕的失忆也没什么大不了，尽管在大多时间里，他难以和江子燕同负一轭。他的太多情绪因为她而起，包括那些他从未体会过的对抗、纠缠和控制欲，以至于他都见不得他们的儿子哭。但有一点，他从未变过——何绍礼是真的很想让她开心，不管他自己会在背后付出什么代价和痛苦。

“我没有把你结婚这件事告诉你，是怕你这性格听完后会带着胖子逃跑。”何绍礼直言不讳，然后又说，“你最初失忆的时候，每次在医院见到我，都像老鼠见到猫，身体也总在起伏。你这次肯回国，我也依旧搞不清楚你的想法，你的状况不稳定，我难道不应该更谨慎点吗？”

江子燕的脸红一阵青一阵，她森然追问：“可你现在又决定告诉我——”

“我现在不告诉你，也瞒不了多久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，“就怕

你打着避嫌的旗号，再拐带胖子从家里搬走。江子燕，我同你说过，我这里绝不是旅馆，你不能想走就走。”

江子燕喉咙彻底被堵住。

她想到就差交订金的租房，就差了一步要提出告别。本来她今晚只是随口试探几句，万万料不到何智尧首次开口叫她妈妈，再加上何绍礼又连续爆出那么大的料，所有这些都让她又乱了阵脚。

她定了定神，硬着头皮问：“你还有别的事，想要告诉我吗？”

何绍礼看着她，黑暗中，她整张脸苍白，唯独眸子如同擦着纸火样发亮，让人忍不住猜她心里在想些什么，他便说：“你自己还想知道什么，直接问我吧。”

江子燕一时之间自然是什么也想不出来，心里五味杂陈，忽而呵地笑了声，又迅速板起脸，神情满是自嘲和迷茫。

最初失忆，她还勉强安慰自己，年少轻狂，谁没做过几件荒唐事。后来回国，她又松了口气，发现自己过去也并非一无是处。但此时此刻，江子燕就像拆开了何智尧的过期薯片，里面百分之八十七的氨气都已经变了味不说，而剩下百分之十三奇形怪状的缩水马铃薯片，全部都是过去黑历史留下的渣渣！

她挑了个简单的问题：“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我之前结过一次婚的事？”

他眼眸中不无冷意：“爸应该知道点，但他从来没提过。其他人嘛，你都瞒得很好，至于那些瞒得不好的，我也帮你遮掩过去了。”

她挑眉问：“兰羽不是找了私家侦探查我吗？她知道这件事吗？”

何绍礼闻言倒也是微微地笑了：“小羽啊，她真的很单纯，还有点不太爱动脑子。”

这词是好词，笑也一如既往深情动人，但何绍礼评价起青梅竹马的口气，并不太走心。江子燕再略微想了想，觉得兰羽应该不知道这事，否则今天见面，她早该把这事提出来羞辱自己了。

何绍礼顿了顿，反问她：“子燕姐，你今晚三番四次地打听小

羽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江子燕已经重新被他拉着坐下，整个人依旧无法自处，但目光掠过何绍礼的面容，她突然相信以前自己对何绍礼是有过真感情的。人即使失忆，终究无法全面纠正自己，每个人从来都只有一种偏爱的类型。她好像确实比较钟情聪明人。

“我今天上班，在公司里碰到兰小姐啦，她好像和我老板认识。”她有气无力地交代，又忍不住说，“我的男老板和兰小姐看上去很亲密——我没有恶意，就是想提醒你。”

何绍礼没什么表情地一耸肩，表示听到了。

江子燕见他这样，也点到为止。她现在如坐惊涛骇浪之巅，无非抓住什么思绪随口就问什么，此刻火烧眉毛也顾不上兰羽。

江子燕又蹙眉想了会儿，忍不住问：“我认不认识那个第一次和我结婚的人？”

何绍礼奇异地笑了：“你对他好奇，那我明天帮你查查？”

他的语气好像突然又变坏了，江子燕闭了闭眼睛，轻声说：“我只是想确定，这个人的存在，以后会不会伤害我。”

老实说，她可不想再去应付第二个何绍礼了！

江子燕真的永远忘不了她最初的失忆状态，头发被剪短，满脸倒霉相地坐在床上认那些简单的汉字。云何纵心，令住恶法？什么女阎王、女煞星，曾经积攒的所有骄傲都已经像大厦般塌了，也许这些骄傲从来就不重要，也许它们本身就没真正存在过。

“江子燕？”

五味杂陈的这个时候，何绍礼叫了她，江子燕下意识地抬头，他的口吻像圣诞前的冷雨，新鲜、冰凉和沉寂。

何绍礼淡淡地说：“世界上任何想伤害你的人，必须先踏过我。”

江子燕瞬间屏住呼吸，转头专注地看他的眼睛，五指扣紧沙发缎面，但也只有几秒。她深深吸了口气，低声说：“好，你不要忘了你

的话，但我也得想一想，我真的需要自己想一想。”

何绍礼不动声色地追问：“你打算继续住在我这里想吗？”

江子燕略微狼狈地避开他的凝视，坐在客厅冷淡又温柔的高级银灰色调里，心突突地一跳一跳的。

在此之前，她还疑惑何绍礼过于莫测的态度，现在真相大白。什么童年很黑暗、人生很复杂、人总是很难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……这些高明的鬼话，早几年能写卖惨型PS申请常青藤奖学金，却绝对不能成为在真正的感情里撒谎的理由。如果何绍礼曾经对她动过半点真情，他就绝对不能忍耐这种天大的欺骗。

何绍礼不像她，从不说狠话，但他想要什么想做什么，到最后是不能打折扣的。她如今也不用费心想怎么和何绍礼保持距离了，他绝对会逮着机会报复她的，就权看程度如何了。

江子燕想了想，终究无法做到过河拆桥，轻声说：“如果你不赶我的话，我还是想尽量多陪陪智尧的。我会继续住在这里。”

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三天，温度慢慢扑上来，夏天就这么开始了。

最近，江子燕没在公司看到傅政，这样也好，避免了两人因为兰羽可能引发的尴尬。自从那晚从何绍礼口中听得自己的童年，那盘旋在心底的凉意很久都挥散不去。但剩下的深夜，她又恢复安宁无梦的状态，甚至隐隐松了口气。

她没有再梦到过母亲。

早在前几年，楼月迪因为心梗去世，母女间的故事随着江子燕失忆，彻底地落下帷幕。所有痛苦、反思和追悔，已经成为过去。活着的人还努力活着，一切也就这么过去吧。

只有在教育儿子的时候，江子燕才感觉到遗传的力量。

她利用客厅里的小黑板，教何智尧学习拼音和算术。但大多数时间，何小朋友看见那块黑板，都会远远绕道，反而江子燕自己会在上面画来画去。她之前给自己布置了新的任务，要学会盲打，其中的诀窍是记住a, s, d, f, j, k, l这几个键。刚开始学，动作有些迟钝，颇

有何智尧认拼音的风姿，她整日在客厅的小黑板上默写键盘。

也是在这时候，江子燕发现自己的教育模式多像曾经的楼月迪。何智尧明明被她逼得都快哭了，她却不肯抱他，不肯哄他，不去安慰他，还继续无情地呵斥他、骂他，逼得自己内心冷硬凶狠，和楼月迪一样。

何智尧周末被送往爷爷家前，又被江子燕逼着认完几个大字，学了数学，过程中还被她因为恨铁不成钢拧了脸。

等结束母子“友好”的课程后，他闷闷不乐的，单手抱着变形金刚。

“你讨厌我吗？”

此刻，何小朋友听完妈妈的问句，有点不明所以，圆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。

“就是刚才，”江子燕比画了一下，她垂下眼睛问，“我让你读了八遍课文，你心里是不是很讨厌我？”

何智尧懵懂地看着她，他潜意识里觉得这问题有点不大好回答，但思考了会儿，还是慢吞吞地摇了摇头。

江子燕半点都不相信。

“对不起，妈妈刚才对你很凶。”她咬唇，每当控制不住急躁的性子骂完何智尧，纵然是隐约后悔，却有点放不下架子道歉。这大概是当家长的威严吧，有点可笑，却明显存在着。

何智尧没吱声，低头专心把玩着变形金刚，半晌，他认真地回答：“我不讨厌你，因为、因为你一直都很凶。”他居然破天荒地说全了中文。

江子燕愣住，又开始思考起自己怎么“一直”都很凶。她真的觉得自己没那么凶，唉，以后还是多赚钱，请幼教名师好了。给自己孩子当老师这事，真的太伤感情。

反倒是何智尧给他妈妈扣完这顶大帽子后，也有点心虚，他拽了拽她，小声地说：“姐姐，‘一直’怎么说啊？”

何智尧的英语很好，已经能用虚拟语态写点东西了。她就直接教他一个高级词汇：“constantly.”

“坑死蛋特嘞。”何智尧心不在焉地重复着，他被她用水壶喂了点蜂蜜水，再把小胖脸安静地搁在妈妈的手臂上，幼小心灵感觉十万分的纠结。江子燕十分钟前才板着脸骂完他，严厉地罚他站，何智尧委屈得只盼着赶紧去爷爷家躲着。但是现在这个时候，他又觉得妈妈好温柔，又特别舍不得离开她。

唉，可是何智尧依旧挺想去爷爷家玩的。何小胖子忧伤地看着窗外的蓝天，觉得自己的人生总是布满了各种blue。

出租车停稳后，母子两人正好碰到了往小区外走的吴蜀。

江子燕正让司机帮着把何智尧的儿童自行车从后备箱里拿下来，何智尧已经眼尖地看到远处是自己的小个子姑父，立马欢欣雀跃地跑过去，张开手要他抱。吴蜀刚出完义务门诊，看着小孩子在自己眼前张大了嘴，下意识地想从口袋里摸出一架小手电，打算去查看他的口腔。

江子燕抬头看到两人的姿势，不由笑了。吴蜀也反应过来，自嘲是职业病作祟。

吴蜀到底放心不下何绍舒，两人不过分别几天，他就打算提前去洛杉矶，今天是来到岳父家进行告别。

没说几句，吴蜀就匆匆告别。

吴蜀脱下手术服，跨上出租车的模样，只是芸芸众生中一个普通的中年人，再因为个头小，显得更不起眼些。谁也想不到，心高气傲的何绍舒肯为了这样的男人，自然流产两次，还执意要生下他的孩子。

真正的爱到底是什么？

江子燕继续俯身推着小小的儿童自行车，望着正在玩从姑父那里抢过来的手电筒的何智尧，心里想，如果她也能这么努力地爱尧宝，也许总有一天，也能成为更温柔的人，成为一个更好的妈妈。

吃晚饭的时候，何绍礼加班没有及时赶回来。

偌大餐桌冷冷清清，只有两个大人和一个小孩，何穆阳纵然疼惜孙子，但也并不习惯在江子燕面前展现爷孙之情，因此问的都是她本人的情况，目前在哪儿上班，职务是什么，公司的构造如何，等等。

江子燕也全部回答了，姿态谦虚，完全是小辈人在长辈面前的姿态。

何穆阳淡淡地应了声，让保姆去给何智尧换新的围嘴，突然问了句：“你是打算用这个职位当跳板，还是另有别的职业计划？”

江子燕想了想：“编辑这个行业，流动率高，但我暂时不打算跳槽，毕竟在一个行业内待五六年才算入门。我这几年打算多沉淀一下，也多陪陪智尧。”

平常又无可挑剔的回答。

何穆阳看着江子燕低头的样子，嘴角挂着僵硬的笑容。他隐约记得，头一次知道“江子燕”的名字，还是从女儿嘴里。接着何绍舒暑假邀请同学来家中做客，他正好在家，江子燕在何穆阳的审视下略有拘束，却依旧不肯低头。

像是这种外地来念书的小姑娘，顶尖大学毕业，是可塑之才，但通常性格特别敏感且倔强，也没有足够的智慧调低姿态，以后走入社会只会处处碰壁。一抓一大把的货色，实业民企在校招聘时避之不及的人选，何穆阳从不放在眼里。

午后，何穆阳独自到花园抽烟，正好听到她和儿子在阳台闲聊。

“绍礼，你以后打算做什么？子承父业，直接去接管你父亲的公司吗？”女孩有一副轻柔的嗓音。

儿子敷衍地笑了笑：“有这个计划，但肯定也要看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去管。”

何穆阳沉默地吸着烟，说不上对这答案是满意还是不满意。他是商场里摸爬滚打出来的雷厉风行的性格，有时候觉得，对儿子这种无所谓的态度，也是挺烦的。但他听到女孩子静静开口：“你那么年轻，就做那种仰仗父母鼻息的工作，有什么前途呀？”

他挑起眉。

后来江子燕的这句话，在何绍礼大学毕业后，何绍礼居然一个字也没改，又对何穆阳原样说了一遍，彻底断了何穆阳打算和儿子共业的心思。到最后，儿子也只同意在公司实习半年当作历练。何穆阳早些年，大动肝火，痛斥儿子的幼稚和不识抬举，却也不由掂量着这个未来儿媳，想看她在其中起着什么作用。

同一个人，失忆后气质依旧，但曾经掩饰很深的浮躁感和无知感，蜕变得彻底看不出来。

江子燕也感觉到何穆阳那种锐利的审视，握着筷子的手紧了紧。

是了，就是这种感觉。她并不怕何穆阳发难，只是懊丧地发现，拜楼月迪所赐，在饭桌上吃饭时好像是她的精神最脆弱的时候。以前还好，现在她知道了童年往事，如果压力略微大些，闻着饭菜的味道她就又有厌食想呕吐的趋势。

何穆阳双目微凸，面相本来就显得严肃，他刚要开口说话，眼角余光却瞥到什么，才发现何绍礼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到家，此刻安静地站在门口，不知道听了多久的墙脚。

老爷子不由气笑，放下筷子：“家门口的西北风好喝吗？”

何绍礼知道被发现了，他走出来，摸着鼻子笑：“这几天下雨，我这鼻子难受得不得了，就多站了会儿。”

何穆阳确实有心要敲打江子燕几句，至少让她不好过。但何绍礼回来了，连笑带挡的，公公说儿媳的立场就隐约有些尴尬，只能对何绍礼板起脸：“你这鼻子得去医生那里好好看看！赶紧坐下，吃饭。”

江子燕看到何绍礼出现，神情也瞬时松动，但她没有明显表现在脸上，只是内心松了口气。等何绍礼落座的时候，她忍不住侧头朝他一牵嘴角。何绍礼也朝她回之以笑，两个人的视线莫名地在彼此脸上定住。

彼此都有点出神。

何穆阳视若无睹，自己低头吃饭。直到何智尧不小心把筷子掉落在桌面上，哐当一声，江子燕和何绍礼这才迅速移开眼睛，双双莫名